

我受命全程采访

——邓小平南方谈话随行采访札记

□ 牛正武

邓小平同志 1992 年发表南方谈话，已经作为重大历史事件载入史册。迄今 12 年过去了，在纪念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作为全程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我想，有必要把那段难忘的经历报道出来，以便人们更详细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是小平同志来了

1992 年 1 月 19 日，午后时分，我正在伏案写一篇稿子，突然接到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的电话：“有重要任务，上面有人来，谢非同志要你马上做好准备，尽快赶到深圳。”我一面听一面寻思：会是哪位重要人物来呢？大概陈开枝已猜测到我在寻思什么，补充一句说：“是我们这些年一直盼望的，掌舵的来了。”

到深圳迎宾馆已是傍晚时分，在餐厅

共进晚餐时，省委书记谢非亲自给我交代任务：“原来说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不让报道，所以事前没有通知你来，可是，小平同志一到，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看来要做好报道的准备。”晚饭以后，谢非秘书陈建华把我带到他的住处，简要向我介绍了邓小平到后的活动，还大致说了在武昌的谈话内容，随后把录音机交给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静听，那抑扬顿挫的四川方言，扣人心弦，言简意赅的谈话内容，振聋发聩。我立刻想，这谈话实在是太重要了！

视察南方究竟多少天

邓小平 1992 年视察南方究竟有多少天？现在有不同的算法，不同的说法。按照正式文件《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公布的日期，是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

这个算法是完整的。以在武昌车站发表谈话那天开始，到离开上海乘车返回北京那天截止。

细说起来，邓小平是 1 月 17 日乘专列离京南下，18 日路过湖北在武昌车站作短暂停留，对湖北省负责同志发表了重要谈话；1 月 19 日，乘专列经广州到深圳，接连视察了深圳、珠海、顺德、广州，在深圳、珠海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1 月 29 日下午 6 时，乘专列离开广州东站前往上海，于春节前赶到上海，在上海度过了 20 来天。

后来了解到，邓小平在南下北上途中，还在长沙、南昌、南京、蚌埠作了短暂停留，分别对湖南、江西、江苏、安徽等省负责同志发表了谈话。

邓小平在广东多少天呢？准确地说，总共 11 天。其中，在深圳，1 月 19 日上午 9 时到，23 日上午 9 时许离开，共 4 天整；在珠海，23 日上午 9 时 40 分登上开往珠海的快艇，29 日下午 3 时离开下榻的石景山庄，有 7 天或者说 6 天半之长。

邓小平南方谈话有许多重要的内容是在珠海讲的。比如那段发人深省的内容：“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就是在去珠海的快艇上讲的。

快艇在珠江口航行了将近一小时，邓小平谈话近一小时。在拱北芳园大厦旋转餐厅，在珠海生化制药厂、亚洲仿真公司、江海电子公司……都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

同行 11 天

在邓小平视察广东的 11 天里，我受命随行采访了整个行程。跟随采访的还有国内其他新闻媒体的一些同行。



□ 小平同志视察亚洲仿真公司。

邓小平一到广东，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香港澳门。港澳记者一下蜂拥而来。几乎每天都有许多港澳记者，守候在宾馆、参观点附近，远远地用“长炮筒”相机调取镜头。因此，我们这些内地新闻媒体任何文字、摄影报道还未发表时，香港、澳门的报纸上已经连续有消息、照片登出来了。

1992年开年以后，此时，历时三年的治理整顿已宣告结束，改革开放能否迈出新步伐？广东的干部群众从心底里希望，能够让全国上下对经济特区、对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取得共识，以便在更加宽松、和谐的环境里大步前进。

真就那么巧！就在邓小平来到广东那一天，天气骤然放晴，天朗气清，阳光明媚，春风和煦。在邓小平巡视广东的11天里，天天都是好天气。

小平说他是来南方休息的。老人家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每天坚持户外散步。来到万木葱茏、温暖如春的南方，老人家格外高兴，天天都到户外散步个把小时以上。

这一天，来到群峦苍翠、湖水碧绿、草坪青青的仙湖植物园，他牵着小孙子，沿着湖畔小路，昂首阔步，神采奕奕地走了百米以上。在大草坪上植树之后，他又领着小孙子到草坪南侧的小路上继续散步，毫无倦意。时近中午了，人们都舍不得打扰他。终于，该开车了，大家请他上车，他回头对身后的邓榕无奈地说：“不自由呀！”依依不舍地上车离开了植物园。

如此大好的天气，动人的情景。我拍下下一个又一个难忘的镜头。

在广东的11天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用半天时间参观工厂企业、科研单位，视察城乡建设、经济发展的新面貌、新气象。每到一处，他都仔细地看，细心地听，不时地提出问题，与干部群众亲切交谈。看到新成就，听到新鲜事，往往发出会心的微笑，随之就会侃侃而谈，发表精辟的谈话。

据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我，小平同志好长一段时间很少讲话了，在家里除

了和孙儿们玩玩以外，也很少讲话，好像总在思考问题。

听了这番话，我明白了。邓小平那有的放矢、鞭辟入里的谈话，不是即兴随口讲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到南方发表谈话，不单单是讲给当地听，而是要讲给全国听，讲给全世界听的呀！

三次请示都不同意见报

邓小平出京南下之前，就让工作人员打招呼，宣布几条：不听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报。

说到做到。他每到一处，不管省里、市里，都坚持不让地方领导为他开会，一概不听专门汇报。用餐，每天每顿都不要地方领导作陪。题词是大家都希望的。1984年，邓小平考察广东时，曾为刚刚创业的深圳、珠海经济特区题了词。时隔八年，深圳、珠海乃至省里，多么希望老人家再次为他们题词鼓励。邓小平让工作人员转告说，他还有两个任务没完成，一个是为邓大姐（颖超）的文集题写书名，一个是为聂帅（荣臻）的文集题写书名，除此以外，再不题词了。听了这个意思，大家都表示尊重，不再强求。只是这不见报一条，省市领导都有些不甘心。

邓小平甫到广东，香港就很快刮起了“邓旋风”。邓小平到深圳的第二天，港澳报纸就纷纷以显著篇幅刊登了消息。外国媒体也争相报道邓小平的行踪，虚虚实实，捕风捉影。

见此情况，省委书记谢非当面向邓小平请示：海外已在传闻，是否可以正式发个消息？邓小平没有同意。过了几天，海外舆论纷纷报道评论邓小平的南方之行，高度评价此行意义重大。此时，谢非再次当面请示邓小平，说此行对改革开放将产生巨大促进作用，广东希望报道一下。邓小平还是不同意。待到了珠海，传闻已遍及全国，人们都欢欣鼓舞，纷纷向广东打听消息。谢非第三次请示邓小平，希望把老人家这次广东之行最后见见报。邓小平仍然不松口。他说：“不开这个口子。”

作为全程随行采访的文字记者，我内心感到有责任把海内外关注的这一重大

历史事件报道出去；可是，作为一个国家通讯社记者，我不能不遵守纪律。

“布达拉宫”前合家欢

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老人家向来重视天伦之乐，喜欢和家人团聚一起，与孙儿们玩耍嬉戏，其乐融融。这大概也是他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吧。

邓小平一家可谓大家庭，祖孙三代有十几口人。他和夫人卓琳共有五个子女，排行是：长女邓林，长子朴方，次女邓楠，三女邓榕，小儿子质方。第三代有，外孙蒙子、小兵，外孙女羊羊，孙子小弟等。此次南方视察，他把全家人都带来了。他要全家人都亲眼看看改革开放以来南方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深圳、珠海的日子里，邓小平每天除了考察访问、与人交谈、发表谈话以外，就是和夫人、儿孙们一起参观游览，一起植树浇水，一起观看表演。邓小平一家的公开活动，让人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堪称典范的欢乐和睦的大家庭。

这一天，邓小平一家来到深圳民俗文化村、锦绣中华景区，乘游览车转遍了两个风景区，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一个又一个景点，最后来到“布达拉宫”。邓小平望着那依山耸立、辉煌壮丽的微缩“布达拉宫”，真是惟妙惟肖，同拉萨原址一般无二。他像是遂了一个心愿，高兴地对家人说：“全国呀，就是这个地方没到过！”

是呀，革命战争年代，他统率大军转战南北；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到各地调查研究；“文革”后复出，他不辞辛劳地到各地考察，祖国山山水水几乎走遍了，算起来只有西藏还没有去过。今天，可算是到了。他笑逐颜开地站在“布达拉宫”前，要全家人一起来合影留念。我也举起相机咔嚓咔嚓摁下快门，一连拍了数张珍贵的合影。

“我要拉拉年轻人的手”

“拉拉手”，是邓小平惯用的四川话，意思是握握手。

1月25日，在珠海亚洲仿真公司，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听取总经理游景玉介绍了发展仿真高新技术的情况，走进机房参

观了正在研制的火电站仿真设备,非常高兴地说:“我是看新鲜。要发展高新技术,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我们高兴,人民高兴,我们这个国家高兴!”看到坐在计算机旁的都是年轻人,听说他们都已挑起重担成为骨干,更是喜悦,他热情地伸出手来,握住近旁一位女青年科技人员的手,意味深长地说:“我要拉拉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在年轻人。”

离开亚洲仿真公司前,公司员工已经列为三排聚集在大厅里,等候与小平同志合影留念。邓小平高兴地与大家合了影。照完相,他转过身去,望着一大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说:“我要和大家拉拉手。”霎时间,一只只年轻的手伸了过来。邓小平依次同大家一一握手,从前排、中排到后排,一个也没落下。

在随行采访的十多天里,我时而跟在邓小平身边聆听他讲话,时而跑到邓小平对面为他拍照,距离不可谓不近,可从未同他老人家握手、打扰他。1月29日下午,邓小平在离开珠海之前,走出石景山庄到院子里,分别同珠海市领导、武警战士、山庄职工合影留念。在邓小平与省市领导班子合影时,处事热情周到的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招呼我过去参加合影,我一心忙着拍照,摆摆手没有过去。全部合影结束了,邓小平起身缓步走回山庄,陈开枝把我们几个省里的记者招呼过去,同老人在山庄前合影。

照完相,陈开枝把我介绍给邓小平说:“这是新华社记者牛正武。”老人家看看我,伸出手说:“拉拉手。”我连忙伸过手去,紧紧握住那只温暖的手,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热流。

幸好我有个普通照相机

邓小平在广东度过了11天,临近春节之时前往上海。

尽管海外舆论已经刮起了“邓旋风”,广东从省到市报纸上都却只字未提。省市领导和各家媒体都遵守着小平同志的约定:“不开这个口子。”

举国欢庆猴年春节,从上海发出了邓小平与上海人民共度春节的消息。小平同

志在广东视察11天,发表了那么多重要谈话,怎么能无声无息呢?

春节之后,广东省委召开厅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邓小平谈话的记录稿。2月28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为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正式向全党作了传达。《人民日报》《南方日报》《解放日报》《深圳特区报》等报纸相继连续发表社论、评论,传达和阐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可是,邓小平南方之行的信息,仍然未见诸于报端。

文字报道的“口子”一时开不了,先发表照片是不是可以呢?我和广东几家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点。

幸好我有个照相机,拍了不少邓小平的照片。2月中旬,我选了几张好照片,寄给新华社《瞭望》周刊;新华社广东分社办有一张《体育参考》报,我选了一张《邓小平在仙湖植物园散步》的照片,2月29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大幅刊出。

3月18日,《南方日报》以整版篇幅彩色印刷,刊登了该报记者梁伯权拍摄的邓小平在广东的照片。接着,《羊城晚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陈健华拍摄的照片。《广州日报》一位负责同志特地找到我,选了一部分照片,3月20日以“小平同志在南粤人民中”通栏标题,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我和陈健华拍摄的照片。邓小平南方之行,就这样以照片形式最先见诸报端了。

3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分社办公,突然有人急急忙忙跑来,气喘嘘嘘地说:“穆青来电话找你呢!”穆青说:“《深圳特区报》发表了报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长篇通讯,我们决定要转发,你不是拍了照片吗,把全部底片带上,马上到总社来!”我搭乘当天航班飞到了北京,把底片送到总社摄影部,女编辑黄文从中选出六七张留下发稿,其余的全都还给了我。

3月30日,新华社全文转发了《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迎春》,同时播发了我拍摄的一组照片。这组照片被全国各地报刊和海外报刊广泛采用。随后,许多报刊又纷纷向我索要照片,有的用来刊登封面,有的发了专页或专版。

在这次随行采访中,我发现拿照相机

的实在是太多了。不过,我也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相对超脱一点,选取镜头比较自由。镜头只须对准中心人物,因而能够随时抓拍到最满意的画面。

要把南方视察完整告诉读者

邓小平在深圳的报道见报以后,许多朋友熟人纷纷向我打听消息,了解情况,提出问题。很多人鼓励我把邓小平视察广东的全程写出来。

为回答人们的希望和关心,我决定把全程随行采访的所见所闻写出来,并发给《南风窗》杂志,长篇通讯的题目叫做:《邓公南巡》。

时隔不久,花城出版社一位负责人和编辑朱子庆找到我,说:邓小平南方视察是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已经见报的东西不足以反映全貌,你作为新华社记者随行采访全程,是历史的目击者,应当写一本真正反映全貌的书来。我欣然领受了这一任务。

这时,我想起了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曾对我说的话。1992年2月,我在给《瞭望》周刊寄去邓小平照片之后,与老领导冯健通过一次电话,有点焦急地说:“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们发不了文字报道,照片也发不出来,真是太遗憾了。”冯健说:“留着这些东西,会有用的。”

果不其然。有用的时候到了。我聚精会神、集中精力,在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子里,把全景式描写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的纪实作品写出来了,书名就叫做《邓小平南巡纪实》。

此书出版发行后,立即引起海内外关注。上海《读书周报》率先摘要刊登,一些地方报纸予以连载,外国媒体和互联网纷纷发布消息。美国一所大学的学者专门写信给我,说他正在研究中国、研究邓小平,希望寄几本书给他。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后来,在广东省开展的“百书育英才、百歌颂中华”活动中,《邓小平南巡纪实》被评为百部优秀图书之一。(作者是新华社广东分社原副社长、高级记者)